

汉法德俄英西文对照

国际歌

(注释和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汉法德俄英西文对照

L'INTERNATIONLE

国 际 歌

(注释和研究)

伍 铁 平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 际 歌

(注释和研究)

伍 铁 平 编著

北京外国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3.75印张 77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书号: 9215·76 定价: 0.50元

前 言

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首歌曲，能象《国际歌》这样激励全世界劳动人民投身于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国际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概括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斗争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被誉为诗歌形式的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传播了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思想，宣传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体现了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国际歌》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是鼓舞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嘹亮号角。

《国际歌》是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产阶级战歌，它诞生于巴黎公社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之中。作者欧仁·鲍狄埃，既是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会员，又是巴黎公社的委员；他积极“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活动”（列宁），一贯忠诚于国际的革命事业。巴黎公社虽然遭到梯也尔之流的残酷镇压，但是鲍狄埃毫不气馁，始终牢记着第一国际和它所提出的革命任务。就在巴黎五月流血周之后，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鲍狄埃不顾个人安危，在巴黎公社发祥地蒙马特工人区的一间简陋的顶楼里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作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诗篇《国际歌》，把它献给了第一国际。这表现了鲍狄埃对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赤胆忠

心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斗争精神。鲍狄埃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今年是巴黎公社诞生一百一十一周年，谨以此书献给一切为公社事业奋斗的战士。

本书第一版系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的增订第二版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增加了一篇代序，增加了《国际歌》原诗及其草稿的汉译文，补充了《国际歌》歌词的西班牙语译文（三种）、俄语、英语和德语的几种译文和几个附录。在注释方面也作了个别补充和改动。

1. 关于“国际歌”的创作地点，见杜·昂德烈·福谢：《公社的真实历史》，1960，第3卷，第120页；摩里斯·舒里主编：《1871年，世界上被打入地狱的人》，1969，第13，157页。同编者主编的《巴黎公社诗人》（1966）序（杜·彼埃尔·夏布罗作）。

~ II ~

目 录

前言·····	(I)
《国际歌》歌词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形成 (代序) ···	(1)
I. 汉语《国际歌》·····	(21)
I. 法语《国际歌》·····	(23)
法语歌词注释·····	(25)
《国际歌》的原诗及其汉译文·····	(32)
《国际歌》原诗的草稿及其汉译文·····	(38)
II. 德语《国际歌》·····	(44)
德语歌词注释* ·····	(46)
《国际歌》原诗的德译文* ·····	(50)
译成德语散文的《国际歌》* ·····	(52)
IV. 俄语《国际歌》·····	(55)
俄语歌词注释·····	(57)
《国际歌》原诗的第一种俄译文·····	(58)
《国际歌》原诗的第二种俄译文·····	(63)
《国际歌》原诗的第三种俄译文* ·····	(65)
译成俄语散文的《国际歌》原诗的草稿* ·····	(68)
V. 英语《国际歌》·····	(71)
英语歌词注释·····	(73)

《国际歌》原诗的第一种英译文·····	(74)
《国际歌》原诗的第二种英译文·····	(77)
《国际歌》原诗的第三种英译文* ·····	(79)
四、西班牙语《国际歌》* ·····	(82)
《国际歌》原诗的西西班牙语译文* 及其注释··	(84)
《国际歌》歌词的第二种西班牙语译文* ·····	(87)
附录一：各国唱的《国际歌》为什么段落不相同？	(92)
附录二：关于《国际歌》的翻译问题* ·····	(94)
附录三：法语《马赛曲》歌词·····	(109)
附录四：汉语《马赛曲》·····	(113)

《国际歌》歌词内容和 艺术形式的形成（代序）

《国际歌》跟《马赛曲》和鲍狄埃其他诗歌的关系

《国际歌》表明了工人诗人、革命家鲍狄埃思想上完成了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鲍狄埃早就想创作一首无产阶级的战歌。他的这一愿望只有在经过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烈火的洗礼才得以实现。鲍狄埃直到临终前数月才最后完成《国际歌》的定稿，将它发表在《革命诗歌集》上。

鲍狄埃要创作一首无产阶级战歌的想法最先产生于他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取代《马赛曲》。《马赛曲》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一位青年工兵军官鲁热·德·李耳（1760—1836）创作的，最初称为《莱茵河军队的军歌》。歌词采用当时的许多战斗口号，激起过人们很高的革命热情。1792年7月，法国人民武装起来，纷纷组成义勇军，保卫处于国内外敌人威胁下的革命。马赛的义勇军唱着这首歌开进巴黎。从那以后，这首歌就称为《马赛曲》。然而，《马赛曲》中只有反对暴君和皇帝的反封建思想，对祖国不作阶级分析，歌颂“对祖国神圣的爱”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对“自由”不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呼吁“为自由而战”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以及宣传这些思想的《马赛曲》在法国大革命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因此，在《国际歌》诞生以前，法国工人阶级一直继承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包括鲍狄埃参加的1830年与1848年的革命斗争，都用《马赛曲》表达他们的革命愿望和要求。

这传统一直继续到巴黎公社时期。巴黎公社可说是在《马赛曲》的歌声中诞生的¹。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马赛曲》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公社战歌的。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时，公社社员曾引吭高歌《马赛曲》。4月29日公社委员和社员欢迎共济会加入公社时，公社营部的乐队也是高奏《马赛曲》²。恩格斯在《国际歌》还没有传开以前，曾充分肯定过《马赛曲》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1884年他在追忆革命歌曲的历史时曾说过：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一首作用于群众……激励他们为赢得解放去进行一次又一次革命斗争的不朽歌曲，这就是马赛曲”³。鲍狄埃早年对《马赛曲》中进步的一面也曾加以肯定过。他在《自由之树》（1848年）中写道：

“鲁热把法兰西的灵魂，
倾注进这举世无双的歌声。
这灵魂和这歌声展翅飞翔。
从九三年以来⁴，
哪儿我们唱起《马赛曲》这首歌，
哪儿就有胜利的欢乐”⁵。

鲍狄埃在《秩序的胜利》（1880年）这首十四行诗中，愤怒地控诉凡尔赛匪帮在一座墙前枪杀最后一批公社战士的血腥罪行（后人为了悼念这些革命烈士，把这堵墙叫“公社战士墙”），诗中再现了英雄战士牺牲时高唱《马赛曲》的悲壮场面：

“坑洼里尸体遍地，
霰弹射进了他们的肉体。
他们高呼：‘公民们，武装起来！’⁶
满壕堑的人正在倒毙。

他们高唱《马赛曲》，
好似阵阵霹雳。”

（《全集》，第142页）

鲍狄埃一方面看到《马赛曲》在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深知它的内容已经完全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其中的狭隘爱国主义，往往被军国主义者利用。因此他在1867年写的反对波拿巴侵略墨西哥战争的《妇女的罢工》一诗中，特意引用了《马赛曲》中的一句诗：“当我们的兄长丧命前方，我们将投入战场。”⁷ 然后针锋相对地质问：

“什么！我狂喜地、骄傲地生出
面颊丰满的孩儿，给他们哺乳，
为的是当他们的兄长丧命前方，
把他们又投入战场？
如果需要招募新兵，
你们去给雌虎牝猿授精！
我们绝不提供炮灰，
再去替你们卖命。”

（《全集》，第86页）

鲍狄埃还写过一首诗：《农民的回答》（写作年代不详），也是针对《马赛曲》所呼吁的“对祖国神圣的爱，指引和支持我们去复仇”，深刻地对“祖国”进行了阶级分析。诗中写道：

“你们把什么叫祖国？
是指地球的这个角落？
在这里不管我们怎样卖力，
我们还是一贫如洗。……

我们怎能爱不断凌辱我们的祖国？
你们是宠儿，我们是贱民，被你们剥夺。
你们享受权利，我们遭受奴役。
我们不能爱这样的祖国，不，我不爱这祖国！”

（《全集》，第192页）

鲍狄埃批判了《马赛曲》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决心要用国际主义的思想来同它相对立，取代原来的歌词。鲍狄埃青年时代（1848）曾写过《政府劳动委员会》一诗填《马赛曲》的词。但因为那时他误信了反动政府为欺骗人民群众而设立的这一机构，在诗中曾写过“从此劳动将统治一切”，因此他不满意这首诗，立意要用新的歌词取代旧的《马赛曲》的歌词。

但是由于鲍狄埃忙于革命斗争，一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转入地下时他才终于有可能抽出时间完成这一宿愿，用一首新的高度概括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歌词取代《马赛曲》的旧歌词。《国际歌》的法文原诗共六段（叠句除外），每段八行⁸，每行八个音节。叠句（副歌）采用的是所谓亚历山大诗体（即每行十二个音节），分成两个诗句（每个诗句六个音节）。这些都是按照《马赛曲》的诗律创作的⁹。在狄盖特为《国际歌》谱曲以前，法国人民一直用《马赛曲》的曲调唱《国际歌》。直到1924年左右，他们为了愚弄警察，还故意一会儿唱《国际歌》的歌词，一会儿又唱《马赛曲》的歌词¹⁰。《马赛曲》在法国人民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鲍狄埃成功地借用这一形式传布革命的思想内容，这是《国际歌》能在法国广泛传唱的一个原因。

鲍狄埃用新的歌词填《马赛曲》，反映了当时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从1848年以来，法国出现过《马赛

曲》的好几种新歌词，如《工人联盟马赛曲》，《人民马赛曲》（均作于1848年）。巴黎公社时期又出现了《公社马赛曲》。但它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水平都远逊于《国际歌》，所以后来都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消声匿迹，唯独《国际歌》长存于世。

在法国，进步的诗人利用旧的曲调填上新的歌词传播革命思想，这是在反动统治时期的一种宣传方式。贝朗瑞和杜波依斯都曾采用过这种方式。鲍狄埃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的许多诗都采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曲调（如《卡曼组拉》等），因而早已在民间广泛传唱。他的诗歌或贴在街头墙角，或印成传单，被群众广泛传抄、传诵。这一切都有助于他所创作的《国际歌》迅速地被法国工人阶级所接受，成为他们最喜爱的革命战歌。

1875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法令规定《马赛曲》为国歌。这促使法国工人阶级为《国际歌》谱写新的曲调，以便同反动统治划清界线。因此先后产生了狄盖特、福雷¹¹为《国际歌》所谱的曲调。狄盖特的宏伟瑰丽、庄重宽广的曲调为鲍狄埃的诗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鲍狄埃为了利用旧形式传播新思想，用了《马赛曲》填进《国际歌》歌词，它的内容却是处处同《马赛曲》针锋相对的。例如《马赛曲》中的第一句话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向“祖国的儿女”呼吁“向前进”，而《国际歌》却是向“饥寒交迫的奴隶”呼吁“起来！”。《马赛曲》宣扬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国际歌》则贯串了国际主义思想（“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马赛曲》宣扬对资产阶级“祖国神圣的爱”。《国际歌》针锋相对，在第三段中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是压迫穷人¹²。《马赛曲》

高呼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啊，自由，可爱的自由”）；《国际歌》专门用第三段的后半阕剖析资产阶级社会里平等的实质。

《国际歌》不仅就形式而言有其源远流长的演变历史；就其内容而言，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国际歌》的正式发表是在1887年春天，在鲍狄埃逝世前的七、八个月。

因此，《国际歌》既是鲍狄埃革命一生的总结，也是他全部革命诗歌的结晶，是他创作的最高峰。《国际歌》中所包含的许多光辉思想，有的已散见于他以前所创作的诗歌之中。鲍狄埃把它们加以总结和提炼，终于在他临终前的数月，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不朽杰作的最后发表稿。

《国际歌》是以战斗号召：“起来！起来！”开始的。这一发自被压迫阶级渴望解放、渴望斗争的号角般的呼声曾长期萦绕在鲍狄埃脑际。例如鲍狄埃在《红色的杰克》（写作年代不详）中写道：

“起来！起来！
流血和流泪的平民！
复仇的时刻已经来临。”

（《全集》，第185页）

在1869年写的《四月七日》¹³这首诗中，诗人再次呼吁：

“起来！起来！
觉醒的时刻来临。……
起来！起来！别再沉睡，
各国的人民”¹⁴

在《国际歌》第一段中鲍狄埃发出豪迈的誓言：“我们要对旧世界（或译作“既往”）进行彻底清算”。（中文歌词意译为：“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体现了《共产党

宣言》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革命思想。鲍狄埃在他的其他诗文中也曾多次强调这一光辉思想。例如：1875年12月2日他写的自传中明确提出：“同传统实行彻底决裂”（或译为“进行彻底清算”）（《全集》，第206页）。1876年鲍狄埃在长诗《巴黎公社》中写道：

“他们借天主的名义压榨我们，
天主不过是他们压榨机上的螺丝钉。
为了同这一切彻底决裂，
应该把偶像和香炉统统打碎。”

（《全集》，第118页）

这一段诗同《国际歌》第二段谈到不要上帝，不信上帝的彻底反宗教的革命思想是相呼应的。这正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重要组成部分。

鲍狄埃在《国际歌》第一段中接着庄严地宣称：“世界即将从根本上变革。”在改良主义恶浪滚滚的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鲍狄埃一直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坚持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彻底革命的思想。例如早在1848年，三十二岁的鲍狄埃在《诗歌的宣传》中的第一句就明确宣称：

“世界将得到彻底的改造，
将不再受贫穷的煎熬。”

（《全集》，第50页）

1880年大赦后，鲍狄埃从美国回到法国，看到旧世界“一切都没有变”，他使用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一切都应该彻底改变。
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唯有你强大的冲击，

才能改天换地。”

（《全集》，第140页）

怎样才算从根本上变革世界？鲍狄埃在《国际歌》中说明，这就是要使“一无所有的人”“做天下的主人”。鲍狄埃在其他诗中也曾反复宣传这一革命思想。诗人1876年在《巴黎公社》这一长诗中写道：

“人民虽然不懂社会思想家的文字，
但是能领悟其精神实质。
当你说：‘工人，你现在一无所有，
你应该成为天下的主人’，
工人立刻心领神会。”

（《全集》，第117页）

1878年鲍狄埃在长诗《工人政党》中再次提出这个革命目标：

“堡垒既已掘好，
我们就要达到最后的目标：
工人现在一无所有，
但他们做天下主人的时刻已经来到。”

（《全集》，第123页）

《国际歌》的第二段提出不要国王、天主的光辉思想，这一思想也贯串于鲍狄埃的许多诗篇中。例如他在1876年写的《消失的人物》中提出：

“不要国王，
大家聚集在一起，
大家商量……
不要教堂，
教皇和红衣主教，

都将跟最后一支蜡烛
一同灭亡。”

（《全集》，第126页）

第二段提出的“劳工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的思想更是经常出现在鲍狄埃的诗文中。例如，1878年他在美国纪念巴黎公社七周年的演讲中就提出“让我们自己来创造我们的未来”的响亮口号。同年在《工人政党》一诗中他又提出：“我们组织起来为的是自己拯救自己。”（《全集》，第123页）

1884年他在《铁匠的梦》一诗中写道：

“我（指工人阶级）唯一的救世主
就是我自己……
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

（《全集》，第152页）

《国际歌》发表稿的第四段揭露资本家对穷人的剥削时写道：

“在这帮匪徒（指资本家）的保险箱里，
劳动创造的财富被铸成金币。”

看到旧社会资本家对人民的这种残酷剥削，鲍狄埃早就满腔愤怒。1849年，在一首揭露银行家的诗中他写过同样内容的诗句：

“这是我的钱柜……
从穷人身上榨出的骨髓，
凝成千百万元的珍珠宝贝。”

（《全集》，第66页）

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下去，必须“剥夺剥夺者”。鲍狄埃在《国际歌》中接着写道：

“人民命令他们归还这笔赃款，
这不过是跟他们清算欠帐。”

鲍狄埃时刻记住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教导。例如，1878年在他流亡美国时赠给长女的一首诗《平等的几个阶段》中，他曾写道：

“无产者受够了苦难，
最后将起来算帐，
并夺回自己的工具。”

（《全集》，第121页）

1881年诗人在《为兄弟们的健康干杯》中写道：

“他们还帐的时候已经来到，
我们决不开任何收条。
被盗窃的人们……
要得到一切必须靠夺取，
快拿起你的斧子和镰刀。”

（《全集》，第143页）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当时的法国，普鲁东主义还有很深的影
响，许多普鲁东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巴黎
公社时期，还拒绝剥夺剥夺者，连资产阶级的印刷厂、报馆
都不敢剥夺，就更可以看出鲍狄埃在思想上远远超过了他同
时代的许多人。

《国际歌》第六段中的第一句话：“工人们和农民们，
我们是伟大的劳工政党”，体现了工农联盟和要求建立工人
阶级政党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在其他一些诗中也都有表
现。例如，鲍狄埃在《起义者》（1884年）、《烤火吧，这
是你自己的木柴》（1885年）等诗中，也处处将工人和农民
并提，如：